

炼妖师3

柳三笑 著

三尺青锋，尽炼世间妖魔
一身肝胆，谨守正道天心

天津出版集团

58/3

炼妖师 3

柳三笑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炼妖师. 3 / 柳三笑著. -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8.9

ISBN 978-7-201-13895-4

I. ①炼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6221 号

炼妖师 3

LIAN YAO SHI 3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
出 版 人 黄 沛
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
邮政编码 300051

邮购电话 (022) 23332469
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邮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刘子伯

装帧设计 鱼京山鸟

制版印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2

字 数 360 千字

版次印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001 / 第一章
童子吞相

006 / 第二章
魁鬯娘娘

011 / 第三章
骷髅傀儡

015 / 第四章
遁地阵法

020 / 第五章
再入黎山

025 / 第六章
书海幻境

029 / 第七章
宿敌来访

033 / 第八章
傀儡大战

037 / 第九章
杀生禁助

041 / 第十章
大意落败

046 / 第十一章
智取一局

051 / 第十二章
十二傀儡

055 / 第十三章
师徒一场

060 / 第十四章
御风飞扬

065 / 第十五章
难逾红尘

070 / 第十六章
收服二妖

075 / 第十七章
登仙大会

080 / 第十八章
离风宝镜

085 / 第十九章
误食兽丹

089 / 第二十章
百仙阁主

094 / 第二十一章
阁藏四海

098 / 第二十二章
大战黑蛟

103 / 第二十三章
封印四海

108 / 第二十四章
如梦似幻

113 / 第二十五章
剑宗四少

118 / 第二十六章
八方黄雀

123 / 第二十七章
再生疑云

128 / 第二十八章
调虎离山

133 / 第二十九章
听音练剑

137 / 第三十章
情剑两难

142 / 第三十一章
重返凌虚

147 / 第三十二章
一身两魂

152 / 第三十三章
正式拜师

156 / 第三十四章
虎鹤太玄

160 / 第三十五章
往事如潮

164 / 第三十六章
混元灵力

169 / 第三十七章
前尘往事

174 / 第三十八章
宗政太保

179 / 第三十九章
真水道法

184 / 第四十章
三太子咒

189 / 第四十一章
翻山神印

194 / 第四十二章
雷云翻转

199 / 第四十三章
龙甲神咒

204 / 第四十四章
最后一战

208 / 第四十五章
五行诛仙

213 / 第四十六章
何为极限

218 / 第四十七章
明镜八咒

223 / 第四十八章
绝地反击

228 / 第四十九章
再起暗涌

233 / 第五十章
群雄会聚

238 / 第五十一章
针锋相对

243 / 第五十二章
惨白少年

248 / 第五十三章
少宗三剑

253 / 第五十四章
雷霆双剑

258 / 第五十五章
柳剑解封

262 / 第五十六章
谢公十剑

267 / 第五十七章

伏虎长老

272 / 第五十八章

神虎再现

276 / 第五十九章

火术对决

281 / 第六十章

时光逆转

286 / 第六十一章

重见恩师

291 / 第六十二章

问心无愧

295 / 第六十三章

天灾三劫

300 / 第六十四章

黑白剑客

305 / 第六十五章

挚友反目

310 / 第六十六章

剑符对决

314 / 第六十七章

第七重境

319 / 第六十八章

雪化梨花

324 / 第六十九章

龙虎戏法

328 / 第七十章

反噬之力

333 / 第七十一章

混元七圣

337 / 第七十二章

仙都君印

342 / 第七十三章

梦断凌虚

第一章

童子吞相

悬崖之上，寒风猎猎。

齐云飞冷面如霜，手握紫金神剑，剑尖正对着赵五郎。

赵五郎惊道：“云飞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齐云飞说话的语气比寒风还要冷：“赵五郎，我师叔要我来杀了你！”

“你师叔是谁？为什么要来杀我？”

“我师叔就是黑衣人玄天明！你不是早就见过他了吗？”齐云飞挑起眉头，冷笑道，“你速速受死吧！”

忽然一个娇小的身影挡了出来，正是许久未见的施小仙。

“云飞，你不可以杀五郎，你要杀他就先杀了我！”施小仙张开双手呵斥道。

赵五郎一惊，急忙将施小仙拉到身后，问道：“小仙，你不是在紫云谷吗，怎么也跑到这里来了。”

施小仙望着赵五郎口气转为柔和，低着头道：“我……我担心你的安危，就一路偷偷跟过来了。”

赵五郎心中一暖，道：“小仙……原来你一路都在跟着我们。”

施小仙面色一红，道：“嗯，五郎，我一直好担心你。”

“真是一对野鸳鸯！那不如一起受死吧！”

紫金神剑脱手而出，化作一抹金光直劈赵五郎。赵五郎想打开混元伞抵挡，却发现自己的背后空空如也。剑芒急劈而至，赵五郎带着施小仙往外一扑，狼狈地躲了过去。

“云飞，你疯了？”

齐云飞喝道：“我没疯，我必须杀了你！只有挖了你的心，我才可以练成雷霆双剑！”齐云飞双眼之中寒光爆射，状如杀神。

“乾坤借法，烈焱化剑，斩！”

烈焱神剑呼啸而出，火焰涌动化作锐利的剑锋穿透而来，简直锐不可当。

眼见齐云飞要痛下杀手，赵五郎一再犹豫自己要不要出手，但他终究念及旧日兄弟情分，带着施小仙节节退后，只是再退后两步，背后便是万丈悬崖。

绝壁万仞，深不见底，已是无路可退。

赵五郎大叫道：“齐云飞，你冷静一下！玄天明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，他肯定是在骗你，我的心跟你修炼雷霆双剑没有任何关系！”

齐云飞冷漠道：“赵五郎，我师叔待我如何，我无论如何也比你清楚，还用得着你在这教唆我吗？若说魔头，这天下间还有比葛云生更罪责累累的大恶人吗？他岂不也是一直在骗你？”

“我师父他不是恶人！”赵五郎怒吼道。

“多说无益，把你的心留下，我放施小仙一条生路，否则我连她一起杀！”齐云飞御剑斩杀，剑芒再度飞击而来，眼见剑锋离二人不足数尺，却硬生生停住了。

齐云飞冷漠道：“赵五郎，你是赢不了我的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给还是不给？”

赵五郎兀自犹豫不决，不知该如何处置这局面。

施小仙却脸色凄然道：“五郎，即便是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！”说着，她突然抱住赵五郎纵身跳下山崖。

“小仙，不要！”赵五郎惊道，他如何也不能让施小仙跟着自己送死。

但这山风如刀，雾气扑面，一切都冷得心悸，一切都无处可逃。

“小仙！啊！”

赵五郎突然睁开眼，惊醒了过来。

他摸了摸满额头的冷汗，缓了好一阵，神志才完全清醒过来，原来方才只是一场噩梦。赵五郎大口喘气，暗想自己一定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这几日一直担心齐云飞的安危才会做这样的梦吧。

“那小仙呢？”

“我居然又梦见她了，不知道她在紫云谷过得怎么样了？她是不是真的如梦中这样想我？”

赵五郎心神难定，再也难以入眠，原本在一旁的葛云生依旧又不知去向，他对自己师父半夜总是不安分这件事早已习惯。他坐了一阵，毫无睡意，索性穿了衣服，取了混元伞，轻轻地推开门走了出去。

这里是黎州的一家无名客栈。

夜幕沉沉，赵五郎望了望天色，估摸应该是丑时了，四处万籁俱寂，静谧得像一潭死水。客栈之外隔几条街就是元丰街了，去年龙涎阁内，他们与尸神君打

得天翻地覆，将这酒楼都夷为平地，如今不知什么样了？

赵五郎心想反正无事，不如过去看看，他一步跃上屋檐，横跨街道旁低矮的建筑，直接朝龙涎阁掠去。

黎州城区不算繁华，人在屋顶上，四处几无遮挡，景色尽揽眼底。前方是几处院落，门前遍植杨柳，树下还有小溪流淌而过，颇有几分江南小镇的韵味。

赵五郎心想这里景色倒也清雅，上次来去匆匆也未曾好好欣赏，此时夜深人静，月光普照，有说不出的恬静秀气，不如细细看一看。

赵五郎施展移形换影咒法，如同一只灵猫一样在房檐上腾挪穿行，最后停在了一处较高的屋檐上静静地欣赏四处的夜景。看了一阵，突然仿佛听到一丝奇怪的声音传入耳中，这声音似是有些遥远，又好像近在耳畔，像几声若有若无的锣鼓敲打和戏子吟唱声，声音很细很轻，若非赵五郎现在六识俱明，加上深夜寂静，不然这等细如毫毛的声音是绝对听不到的。

赵五郎心生好奇，这大半夜的还有戏班子在表演戏法？莫不是这黎州一带有特别的习俗？

赵五郎想起在临江之时，自己和施小仙初遇，也是在戏社之中。繁华热闹的戏院，亦真亦假的戏法，纷纷扰扰的世情冷暖都一一纷沓而来。想到这里，赵五郎就再也按捺不住了，他循着微弱的声音掠了过去。

疾奔了约莫十余里，只听得喧嚣之声越来越近，但这声音大小却没有变化，还是细得几不可闻，仿若几丝水汽一般在耳边萦绕。

赵五郎环顾四周，四野除了高矮不一的树丛，哪里有戏台的影子？他暗自嘀咕道：“这可就奇怪了，按理说离得近了，应该声音很嘈杂才对，怎么还是这么小呢？”

“难道是我听错方位了，戏台根本就不在这里？”他细心分辨了一阵，摇头道，“不对，不对！戏台绝对就在十余丈附近……这可真有些古怪了！”

“莫非是有人施了消声的魔法？”

这隐形术大致可分三类，藏形、消声和闭息。比如七星闭月咒就是藏形咒法，它虽然可以藏形，却不能消声、闭息，若动作太大，一旦带出声音和气息，就能被外人立即识破。而消声是更高一级的隐身术法，不但看不到对方的身影，就连这人的声音也听不到，唯有通过人残存的一丝气息来分辨他的存在。最后一门闭息，却是最难的隐身术，施法人已经完全从这个世界脱离，不留下一丝一毫的气息，除非有极高的修为，不然绝不能识破这一隐身术法。

混元伞的隐身效果就属于闭息范畴。

而眼前的这消声道法，与符箓道法中的隐月咒颇有几分相似，施法人可以借助月华之力消声藏形。但这隐月咒只能隐藏自己的身形气息，想要把整个戏班子都藏起来，恐怕还做不到。

这应该是一个隐身阵法！

赵五郎想起自己的混元伞，不但可以隐身还可以破隐身术，此时不用更待何时？于是打开混元伞，外面世界立即变得迷迷蒙蒙，但这迷迷蒙蒙之间，所有虚实都变得真真切切起来。

前方不远处是片小树林，里面果然有忽明忽暗的灯火闪烁而出。赵五郎心中一喜，疾奔过去，走得近了就发现一座依着树木临时搭建的戏台子，几个戏子正咿咿呀呀地唱念着。

赵五郎嘿嘿笑道：“这几个人有意思，大半夜不睡觉，跑到这荒郊野地唱大戏，我倒要看看这些人有什么古怪！”

他自恃有混元伞在手，也毫无顾忌，径直往戏台处走去。走近了终于发现戏台能够消声的原因——只见周围六个方位分别摆放了六个半人高的人偶，这人偶不知用什么材质雕刻而成，口大耳大，模样十分古怪，嘴巴和耳朵还一直不停地鼓动着。

其实这人偶有个名称，叫吞相童子，可以吃掉阵法内的任何形象和声音，让阵法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。只是这“童子吞相阵”原本是有八个人偶的，刚好可以守住八个方位。估计这设阵的人手中的人偶不够，只摆下了六个，所以有几丝声音残漏了出来。

赵五郎见了这吞相童子，心中更加好奇，却不知这些表演戏法的都是些什么怪人，怎么会懂得这么诡异的阵法。

赵五郎越过这六个童子搭建的结界，里面声音果然立即增大，锣鼓铿锵锵，叮叮咚咚，好不热闹。

眼前这戏台子是以竹木搭建而起，虽然简洁古朴，却也颇有些规模。戏台之下坐了五六十个看客，一个个模样不像正道人士，也不像黎州一带的正常居民。

赵五郎低头瞧了瞧其中一名，这人面带三分笑意，看得十分专注，坐姿更是严严实实，一副正襟危坐的姿态。赵五郎越看越觉得这些人有些怪异，但又说不上来。

他再抬头看戏台上表演戏法的戏子，首先演的是《目连救母》，说的是目连

遍寻地狱各殿寻母时的所见所闻，以及寻求佛祖帮助，最后救出母亲的经过。这剧里有大量的跳圈、蹿火、蹿剑、蹬堂、度索等杂技表演，十分精彩。各戏子身姿矫健，引得赵五郎忍不住暗暗喝彩。

紧接着演的是《眼药酸》，是一个酸秀才卖眼药的故事。这秀才头戴皂色高帽，身穿橙色大袖宽袍，前后挂满绘满眼睛的幌子，还斜背着一个大药袋。手持木棒的农夫紧接着上台，说自己眼睛有疾想要买点眼药，酸秀才却从自己的药袋中取出一对眼珠子，笑道：“眼睛有疾，不如直接换掉，何必买药费钱？”

农夫怒道：“你这是来消遣我吗！”

酸秀才晃了晃高帽上大眼珠一般的绒球，笑道：“非也，非也，小生这是来治你的病！”

农夫似是着了这秀才的道，整个人就有些晕晕乎乎。秀才呵呵笑道：“来来来，换你的眼珠子，这眼病可不是就完全好了！”他伸出二指，将农夫的眼珠挖了出来。

赵五郎心中惊了一下，不知这是戏法还是真实的，竟然这等血腥！

戏台上，这秀才将刚刚挖出的眼珠随手抛掉，而后将自己的药袋往外一翻，笑道：“我这里各色眼珠齐备，却不知你想换哪个？”

“好恶心的戏法！”赵五郎暗骂了一声。

这戏班子的戏法越看越觉得诡异，显然大有古怪。赵五郎心中有些生疑，他又认真环视了一周，将这些看客一一瞧遍，而后心中突然一阵暴寒。

这戏班子果然大有问题！

第二章

魁鬻娘娘

寻常戏院内，无不是人声鼎沸，四处喧哗，而这里每一折戏曲表演过后，这些看客竟然都不鼓掌喝彩，全场下来都是一声不吭，只是偶尔眨动眼睛，转动下脑袋，如同一群死人般沉寂，这真是太诡异了！

“有问题！我去后台看看究竟在搞什么鬼！”

赵五郎正准备往后台走去，忽然，只是一瞬间，戏台上就锣鼓俱停，四处立即沉入一片死寂。

那个卖眼药的秀才和被挖了眼珠的农夫直愣愣地停在原处，就像时间停止了一样，台下的看客也如死人一样动也不动。

戏台上下仿佛凝固了一样，安静得叫人浑身发冷。

“这……又是唱的哪出戏？”赵五郎惊了一下，急忙跳上戏台，朝那秀才看去。借着戏台上昏黄的灯笼，他这才终于看出了端倪——这些人居然都不是活人，而是傀儡！

这戏子是傀儡！

这看客是傀儡！

这上上下下所有人竟然全都是傀儡！

“这戏班子究竟是谁制作出来的？竟有这等精巧的手艺，将这些傀儡做得栩栩如生，还能唱戏杂耍，这手艺可比施卫公厉害了不知多少。”赵五郎心中疑问不断，但不远处已传来一个老妪的怒斥声：“你们这群废物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摆弄花把式！”

戏台后面一阵骚动，而后碎步疾走的声音纷沓而来，十多个人影急急闪了出来，却都是些驼背跛脚的怪人。为首的一个是老者，驼得尤其厉害，他恭恭敬敬道：“不知魁鬻娘娘驾到，有失远迎！”

树林之中，缓缓驶来一辆披着白纱帐的马车。这马车前方是一匹高头白马，高得惊人，足有一丈左右。待马匹走得近了，赵五郎才发现它竟然是匹巨大的骷

髅马。

“骷髅为马，白纱为帐，定是阴间邪物！”赵五郎还在翻动心思，想着是谁能召唤这等邪物，再细看却发现这骷髅马乃是竹木皮革所造，每一根骨骼每一个关节都雕得惟妙惟肖，只是在关节连接处能发现一些拼接的缝隙。

这骷髅马原来也是一只木偶傀儡！

所以，今夜这里是傀儡师的集市吗？

赵五郎心中的惊惧已经渐渐转为好奇，这奇门异术之中偃师技法可不多见，上次千机老儿的傀儡术可是叫自己吃了不少苦头，今日不如就好好开开眼界，看看这些傀儡师有什么更高明的本事。

他心中想定，打着混元伞站在一旁静瞧这马车到来。

骷髅马往前踏了几步，径直跨过吞声童子的结界，马车之中那老妪又不客气道：“如今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这些傀儡师还有心思卖弄戏耍之术？当真是难成气候！”

众人连忙低头道：“我等不才，娘娘责备得极是！不知娘娘今夜到来有何吩咐？”

魁鬯娘娘哼了一声，喝道：“我来自是有要事。偃童，替我传令！”

马车之中有个小儿的声音传了出来：“是！”而后一人掀开车帘，一瘸一拐地走了下来，这人却是个侏儒，模样极其丑陋，还跛了一只脚，乍一看十分不堪。

但各傀儡师见到此人却纷纷不自觉地后退半步，恭敬道：“恭听偃童大人指令。”

偃童上前一步，态度十分冷傲道：“你们这些人修炼傀儡术也有不少年头了，那么，可知傀儡之术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其中有一人怯生生答道：“自然是越庞大的越厉害了，若是能造出鲲鹏黄鸟一般的巨大傀儡，自然是所向无敌。”

另一人立即否认道：“傀儡之技，越大的越好造，我倒觉得越是小巧的越难驾驭，若是能造出跳蚤一般小巧的傀儡，那才是防不胜防啊。”

偃童冷哼一声，显然他对这二人的观点很不认可。

为首的老者道：“世间万灵最智巧最复杂的莫过于人，偃师之技，自然是以造出与真人无异的傀儡为最高境界。”

偃童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你说得倒是接近了。”

老者又道：“但是傀儡无心，这终究只能是像，却不能和真的一模一样，除非是辅以引魂法，倒是可以使傀儡有一些神智，只不过这法子又与驭尸一门无异，算不得技巧高明。”

偃童道：“你这话只说对了一半，引魂法造出的傀儡虽然有神智，却只有听不听话之别，没有七情六欲，可是十分无趣。须知神智存于慧海，而情欲发于心脉，所以能够造出有人心智慧的傀儡，才算是我偃师一技的最高境界。”

“有心有智……”众人大惊，这可真是天外奇谭。

赵五郎模模糊糊听了一阵，心头突然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，他隐约觉得接下来的事可能会与紫云谷有关。果然，马车内的魁壘娘娘又呵斥道：“所以说你们这些人见识短浅！怎么，傀儡不能有心吗？”

“傀儡怎么会有心？”众人再度惊讶。

忽然一阵风起，一个人影从马车内飘了出来。这人影闪到戏台之上，如同凭空出现一般，速度真是快得惊人！原来是一个妇人。

这妇人满头银发，一身密花锦衣，拄着三头鸬鸟拐杖，还未言语，双眉就已经高高挑起，两片薄唇微微翘起，说不出的刻薄阴狠，她冷冷道：“你们不知道紫云谷的千机老儿，他已经造出了一个有心的傀儡了吗？”

“千机老人？那个杜长庚？”

“他的偃师技法确实高超，但能有这等本事？”

“傀儡无心这话原本不就是他自己说的吗？怎么……”

众人再次议论纷纷起来，显得十分惊诧。

赵五郎忽然有所觉悟：“他们说的那个有心傀儡肯定就是小仙的阿鬼！”

魁壘娘娘拄着拐杖，冷笑道：“这老儿最是狡猾，哪次不是满口谎话？上次我与他比试便是着了他的道。他还满口说什么傀儡无心，绝不能以生人魂魄心脉来造傀儡，可如今他自己却偷偷研究了这一法门，造出了天地间第一个有心傀儡。你说这等言而无信的伪君子我等该如何对付他？”

各傀儡师道：“杜长庚狠辣无情，我等怎么会不知？事到如今，自当抓了他好生责罚，要他吐露出这有心傀儡的制作法门！”

魁壘娘娘一下子就将默立不动的秀才傀儡推倒在一边，道：“所以说你们毫无见识！杜长庚性子倔强，若是要他吐露这有心傀儡的秘密，只怕比登天还难。”

“那该如何是好？”众人毕恭毕敬问道。

“你们知道这老儿为何能有这等本事吗？”

众傀儡师面面相觑，低头道：“我等不知，但听娘娘教诲！”

魁壘娘娘道：“因为他有一个好地方，叫书海幻境，传说进了这地方便能参悟历代先祖遗留下来的傀儡奥秘。你说通晓了这些奥秘，我们还要这老儿何用？”

这有心傀儡的秘密必然就在这幻境之中！”

偃童也道：“这书海幻境中想必无比神妙，且不说祖师偃师的惊天绝技，就是能得公输班、墨翟几分真传，也够我等耀武扬威一阵。”

众人再次拜服道：“还是娘娘英明！我等必当誓死跟随娘娘，夺取这书海幻境！”

“原来这些人是觊觎千机老头的书海幻境还有小仙的阿鬼！不行，这事我得赶紧告诉师父去。”赵五郎心中一急，就准备拔腿离去。

不料，魁鬯娘娘转过头朝着旷野中冷声道：“怎么，看完了傀儡戏就想走吗？天下间哪有这等免费的好事！”

众人四处瞧看，大惊道：“啊，有人在这儿？”

赵五郎也是一惊，他这混元伞的隐身功能就算是再厉害的高手也未必能看出来，怎么这老太婆却一眼就能发现？这可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

这魁鬯娘娘的修为究竟有多厉害？

魁鬯娘娘依旧双眼冒着冷光，慢慢地走下戏台，道：“臭小子，你用的可是混元伞？这宝贝可不多见。”

赵五郎心头更加骇然，她居然认得此物！

魁鬯娘娘似是猜中了赵五郎的心思一般，哈哈笑道：“你不知道这混元伞就是我们祖师偃师造出来的吗？你拿着这东西在我眼皮底下偷听，可不是班门弄斧？”

她突然抛出一物，该物在空中像一团荧光粉一般散了开来，撒在混元伞上，立即显露出一个模糊的影像。

有傀儡师立即尖叫道：“看到了，在那树底下！”

魁鬯娘娘阴冷道：“臭小子，出来吧。这混元伞虽然可以开辟一方新的世界，但我这显真粉正是破你这隐身法的不二法门！”

这显真粉乃是用昆仑山的五种异虫所炼，传闻这些虫子对世间异常的灵力十分嗜好，若是有一丝一毫的灵力，便会吸引这些异虫围拢不散。混元伞虽能创造出新的界限，但这宝伞所到之处空气之中必然会残留几丝灵气，所以魁鬯娘娘一洒这显真粉，赵五郎就无所遁形了。

赵五郎眼见自己的隐身术被识破了，无奈之下只好收了红伞，口中却依旧强硬道：“算你有点厉害。那你想怎么样，要我花钱买张戏票吗？”

偃童忍不住冷笑道：“我以为是何方高人，却不想是这么个毛头小子，这伞

怎么会在你手里？”

赵五郎反问道：“这伞一直都是我的，怎么就不在我手里？”

偃童道：“混元避世伞怎么可能是你的！你知道这伞是什么来历吗？”

赵五郎正好对这宝伞一无所知，此时偃童的话正中他心意，故意道：“嘿嘿，说得好像你知道一样！”

偃童正要显摆一番，却不想被魁鬯娘娘拉住了，她嘿嘿笑道：“你这小道人还有几分狡猾，想来你对这混元伞的妙用也所知不多，想从我们口中套出秘密，你未免太过天真！”

偃童这才反应过来，立即恼羞成怒道：“臭小子，先把你的混元伞留下来再说！”

魁鬯娘娘道：“我们刚才的话肯定也被他听到了，光把这伞留下可不行，这人也是走不了了！”